

今日视点

政府明给“红包”之后

□李泓冰

钟南山院士日前来上海作报告。未了,钟院士被问到对医生“红包”问题的看法,提及他的亲友如果生了病要动手术,据说也会咨询他一下,要不要送红包呢?钟院士挠头了:这确实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钟院士的结论被报告会主持人概括为:红包当然是应该给的,但不该是病人给,而应该是国家给。

其实,说到医疗,还有各种各样更“暗”的另类“红包”,比如医生开大处方可以提成,有些县级医院甚至规定了开一张药发多少奖金的量化标准。通过药价加成与分成的“潜规则”,医院的“红包”越来越大。患者及家属对此怨声载道,学者与媒体痛心疾首,代表委员更是

年年提案议案不依不饶,这一顽症却难以根治。

很巧,就在钟院士为医生“红包”问题挠头的同一天,国家真的给出了一个大“红包”——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启动,相当醒目的是其中有这么一条: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实现由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来补偿的机制。

千呼万唤的“医、药分离”体制,终于有了呼之欲出的一天,虽然还只是“试点”,离终点还遥远,但仍让人神清气爽。

中国的医、药不分,被千夫所指N年了。奇怪的是,当事三方包括我们认定的渔利者,却都满腹的苦水、满腹的委屈。老百姓抱怨药价太贵,生了病也不敢进医院、不敢吃药;公立医院抱怨国家下拨资金杯水车

薪,诊疗费廉价得也就是两张地铁票,根本不足以支撑医院的正常运转与发展,以药补医是迫不得已;药厂也跟着叫唤,说药品出厂价很低,十几元的药加价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是中间“提成”的人多,赚得盆满钵满的不是我们呀……

5年前,就有高层官员一针见血:在我国,相当一部分药品从出厂到卖给患者,中间价格增加了十倍,“有很多违法的事情在里面”。

现在,“以药养医”的体制,开始向终点蹒跚而行了。如果试点成功,把医、药分开推向全国公立医院,违法的黑手将郁闷地缩回,医风医德有望改善,紧张的医患关系将被缓解,贫富之间对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的享有也不再天差地别。一个好的体制,会让坏人不敢做恶;一个漏洞极大的体制,会让钻空子

的人越来越疯狂,不钻的人反而吃亏,等于变相怂恿好人变“坏”。

所以,过去一些极端患者把板子往医生身上打,实在是找错了方向。

试点,最突出的矛盾,是国家发的赎买医、药分开体制的这个大“红包”,钱从哪里来?大“红包”众目睽睽,不像小“红包”那样无人监管,几成无底洞,怎样的度才能让患者和医者都满意?

再难,政府也得掏这个“红包”。去年出台的新医改方案,有这样的表述:“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逐步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带来大量的物质积累、货币积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该让百姓从医疗等公共服务中分享改革的甜美果实了。

观点圆桌

烈士陵园可否“让位”网球公园?

【新闻焦点】日前,湖北荆门市京山县动工改造京山烈士陵园,将烈士陵园整体并入正在建设的某网球公园,占地约240亩的烈士祭奠区,缩小为一个“红色纪念区”。8位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和革命先辈陵墓,已平坟深埋,烈士亭下的200多位无名烈士遗骨,则被集体迁移。

与烈士争地可耻

所谓“改造”,实质上是在剥夺烈士们有限的埋葬地。经50年不断修建,该烈士陵园的面积早已被当地的历届政府和民众认可,现任官员有何权力任意改变规划?和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的烈士“争地”,简直是可耻。

——论者毕晓晔

球场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让烈士们安息,是对全体国人的道德要求,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教育基础。当孩子们祭奠先辈时,看到的不是令人肃穆的陵园,而是一个欢声笑语的网球场,这会让孩子在心中打上怎样的问号? ——论者傅万夫

造网球公园并无不可

烈士为革命事业献身,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如果网球公园能够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就没有违背烈士们投身革命的初衷。纪念革命烈士的关键,也并不在于烈士陵园有多大的面积。 ——论者吴红

平心而论

放“狠话”能吓人还要法律干吗?

□梁江涛

【新闻背景】针对近日陕西警方查处渭南市乐康乳业有限公司三聚氰胺超标乳品案件,陕西省副省长郑小明5日强调,从2月10日起,如果再发生奶粉问题,将对主管区县长和责任局长先免职再处理。(2月6日中国新闻网)。

在案件的发生地渭南,有关官员也表示,再发生类似“问题奶粉”事件将予以严惩。两级官员的“狠话”都似曾相识,不过是“下不为例”的翻版而已。其实,听起来有点“麻辣”的“狠话”一点也不狠。

《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中未履行职责,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要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日前,陕西省公安厅公布了该案发查情况,已查明污染源——20吨问题奶粉为2008年未被销毁的“毒奶粉”,马双林将“毒奶粉”售给乐康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调查的“毒奶粉”流入原因是生产企业工作遗漏,20吨奶粉未计入台账,而流入企业“乐康”去年10月已停产,所在镇负责人表示“不掌握该公司的规模、雇工数量等情况”。

既然对“再发生的”能先免职再处理,对“已发生的”为何不能问责到人?只放“狠话”不查处到人,如何能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如果放“狠话”能吓住人,还要法律做甚?!

漫画漫说

突击进人背后是公权“裸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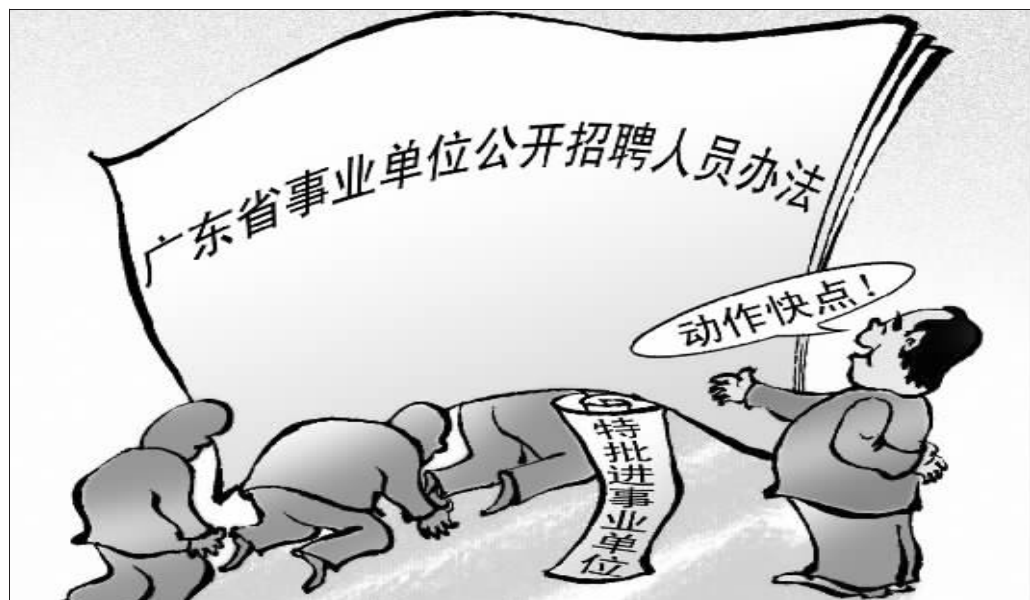
□王艳明/文 陶小莫/图

去年年底,广东省和平县县长被指在《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正式实施前,收受每人5万元好处费突击特批200多人进入事业单位。日前,该县县长回应舆论,承认特批的事实,但否认收钱和人数,称因求情者太多,其中包括一些老领导,得罪不起。

先来看看突击进到事业单位的人,在教育部门,“昨天还在摆地摊,今天就到我们学校任职了”;在乡镇卫生院,专业不对口的县电大毕业生以及下岗工人,进入后只是“维修电脑、打打杂”。这样的进入结构,无法不让人浮想联翩,即使暂且按下各执一词的权钱交易不作深论,也至少存在权钱交易以及权力的近亲繁殖。

这很像是一场公权在改革前夜的饕餮盛宴,在权力相互关照下瓜分掉所有可能的剩余资源,从中可以窥见异变的官场生态。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通过私人关系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只有社会变迁为“陌生人社会”,其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以此观照和平县的突击进人,本来应该致力于“陌生人社会”建设的当地官场,却将“熟人社会”描摹得风雨不透。

密密匝匝的官场关系网之下,



不只摆地摊的进学校这样有违常识的事例能够发生,种种规章制度也已经形同虚设。譬如,《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去年下半年已经出台了配套措施,要求各事业单位不得突击聘用人员。再如,广东2007年颁布的有关意见规定,严格乡镇卫生院准入条件,压

缩非卫生技术人员,对不符合执业资格或超编人员,要逐步分流清退。这些规定,在和平县突击进人过程中,实质上已成一纸空文。

一定程度上,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几乎是官场“熟人社会”的必然结果。维系官场运行的制度一旦被关系网所取代,契约和制度就会徒有其表,关系成为至上的要素。如

此语境中,制度是可以违背的,制度所保证的公共利益是可以得罪的,而唯一不可得罪或者说确乎“得罪不起”的,是熟人关系。从这个角度看,这位县长大人委实说了一句大实话。只是,制度和公共利益被官场关系网拒绝入内后,剩下的将仅仅是公权“裸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热点纵论

周正龙发现的不是真虎而是生财之道

□文杰

【新闻背景】5日晚上11时,因坚信周正龙所拍老虎为真而被称作“挺虎派最后一人”的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里远向记者透露,近日,周正龙已向法院提交申诉书,坚称老虎照为真。周正龙翻案的原因,是他于2009年10月、11月又先后发现了大量老虎脚印。(2月7日《武汉晚报》)

作为这两年“最受公众关注大戏”之一的“周老虎”事件,本应随着

二审法院对周正龙的判决而尘埃落定。然而,一年多来,有关“虎照真假”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难怪周正龙曾经放出话儿:我还会回来的。如果说,当初周正龙拍摄华南虎照片,是为了奖金的话,那么,现在的周正龙再次宣称发现了华南虎,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从周正龙出狱时“无法生活”到花费20万元盖起两层小洋楼的“发家史”,已足以说明一些问题。

信息化社会在某程度上说就是眼球经济社会,眼球的关注度与

财富的获取有很大关系,一些想出名、想发财想得发疯的人,费尽心思,总是“猛料”不断,目的就是为抢眼球。这不,只要和“周正龙”沾上边儿,点击量和关注度就会立即飙升,人家为什么不走走这一捷径,拿这一话题大赚一把呢?周正龙到底能从他们那里分到多少杯羹,我们不敢妄下断言。但有一点不容否认的,就是“虎照事件”确实为周正龙提高了知名度,也带来了一些经济效益。

“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周正龙也好,某个

“名人”也罢,发财致富,本来无可厚非。但他们老是拿着一个无须争论的话题故作无病呻吟状的炒作,混得久了,终归是要栽的。而许多跟着起哄的媒体,也不过就是被人利用了一把,自己乐颠颠的跑去当了一回义务宣传员而已。因此,对于周正龙之流的“生财之道”,媒体和民众都要提高警惕,不予理睬,要让他们自觉无趣,灰溜溜地走掉。否则,你越是群情激愤,人家越是高兴,越有机会发财。这个热闹咱们不凑了,让他们自己要吧!